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或問卷十六

宋　呂大圭　撰

成公

春二月無冰元年

或問或謂開冰而後書無信乎曰春秋書無冰三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是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無冰者恒燠之罰也而皆書之於春或謂開冰而無乃書無冰與大無麥禾書之於歲終為一例然以鄙意觀之大無麥禾書之一歲之終可也若無冰則但當於鑿

氷之時而無氷可鑿則書之非必待既開氷而後知其無也然則春秋以周正紀事亦可知矣

王師敗績于茅戎

或問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何也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裔不言戰外裔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

內外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辨內外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內外所以辨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信厚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外侮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

袁婁

或問使舉上客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將稱元帥而成之二年書四卿師師會戰何也曰用以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孫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案此編與屈完來盟之義略同然屈完之盟書曰屈完來盟

于師則來盟者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因其來盟而與之盟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則國佐之來請於四國也及國佐盟于袁婁則四國之欲也曷為以四國之欲言之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主之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

則退于召陵而與之盟不敢以臨楚盟屈完也晉郤克合四國之大夫以戰齊齊侯使國佐如師則進師于袁婁而與之盟必欲以偪齊盟國佐也齊桓為有禮而四國為忿矣

取汶陽田

或問汶陽田書取何也曰石氏曰内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鄟取邿取根牟外歸魯皆曰歸如濟西龜隂及讙闡是也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

者葢因晉之力而取之易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耳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

得非其有奚異然則宜奈何致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會盟于蜀

或問蜀之盟不沒公何也曰此與浮來之盟同是會也

是盟也葢為魯病矣當是時晉主夏盟者也晉方與魯衛曹之師戰齊于鞌而楚即帥鄭師以從事於魯衛遂侵于蜀公會公子嬰齊而同十一國之人以盟于蜀豈魯之得已哉晉之不能卻强楚以安中國亦明矣晉不能卻强楚以安中國而十一國之盟皆稱人何也晉猶主夏盟也葢至於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而後晉楚之勢均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而後諸侯始皆從楚此蜀之盟所以畧之也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或問來聘而盟何也曰案經聘而遂盟者五是年荀庚孫良夫十一年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此皆諸侯使大夫來聘而魯要之使盟明魯不當要盟諸大夫不當自盟也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宣七年衛侯

使孫良夫來盟則是來盟者其君使之也今但曰使來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來聘而已非來盟也魯之為要盟可知矣

鄭伐許

或問鄭伐許說者以為外鄭然乎曰案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外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秦不顧義見利而動又起此役此佳兵之道也於鄭伐許

則曰鄭襄背盟棄信與楚比周一歲而再伐許故外之也於晉伐鮮虞則曰楚靈不道殄滅陳蔡晉為盟主既不能救且偽會齊師假道鮮虞此狙詐之術也或曰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使晉之失伯秦人為之也於是外秦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侯折而入楚鄭為亂階也是故外秦而後外鄭春秋之外秦以晉故也外鄭亦以晉故也則其外晉何晉之君

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弑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狄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圖鮮虞也詳於狄事而不詳於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於是外晉惟蘇氏以秦鄭為闕文而晉伐鮮虞則亦以為外之以愚觀之是皆深於求春秋者也甞竊以為事有小大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

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先儒往往以為不稱人者皆外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略有小大不可以一概論褒貶之實則不在是焉秦之伐晉事小而地遠故略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恣耳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小大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褒貶埀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

討也其事則微故其書亦略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為狄之則荀吳帥師何以不外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襃貶所繫

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或問魯侵宋何也曰上三年甞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衛侵宋魯又侵宋何也其諸受命於晉乎

其諸以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之乎然是役也二卿並書何也此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家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晉景公末年有二大盟會前有斷道後有蟲牢稍能振伯業者二會之力也然蟲牢之盟宋實與焉謀復會而宋辭之何哉其豈非以伯主於行事之間非純出於禮義有不當於人心者乎如齊桓首止之盟鄭伯逃歸未純乎義之所致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或問納幣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者三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穀云公親納幣也啖子云且居喪娶仇女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云譏喪娶也趙子云又譏使公子納幣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趙子曰婚禮不當使公孫胡氏曰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

豈所以重大婚之禮也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愚案春秋書内女惟於紀叔姬宋共姬特致其詳非無謂也紀叔姬之歸于酅宋共姬之待姆而卒皆有賢德者也是以魯人重之魯史記之為特詳聖人因魯史而紀之亦為特詳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莊四年紀伯姬卒齊侯葬紀伯姬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酅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葬紀叔姬書紀叔姬之詳如此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衛人來媵九

年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襄三十年五月宋災宋伯姬卒秋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書宋共姬之詳如此意者魯人以其賢而書之於冊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爾不然史之所不載仲尼亦安得而紀之乎然仲尼所以紀之者亦有故也其書公孫壽納幣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則譏其使卿也書三國來媵則譏其諸侯一娶不應有十二女也葢亦因其紀錄之詳而得以記其失禮爾

天子使名伯來賜公命

或問不書天王而書天子何也曰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二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名伯來會葬及此年賜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而又使來錫命成風以僖公妾母用夫人禮而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名伯來會葬故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者也天子者

養天下而主乎恩者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簒弒之賊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行私恩故稱天子愚請有以折之春秋書來錫命二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來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為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

使名伯會成風之葬固為非禮宰咺來歸仲子之賵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說者曰名冢宰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牴牾而難通者也然則如何杜預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過矣或者傳寫誤歟啖助呂本中之言云爾吾從之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或問諸侯之弟兄不得以屬通君臣之義也來聘來盟書弟則齊年鄭語也帥師書弟則衛黒背也奈何曰說者或曰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匹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黒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之所繫寄之匹夫焉亦已輕矣愚曰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葢

以見其私耳仁人之於兄弟也固親愛之而已矣然其待之過厚則亦非所以為中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衣服禮秩如嫡卒之弑諸兒者無知也衛侯之弟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然則齊年鄭語衛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若夫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

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又自蕭來奔凡此者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厚一則已薄聖人並書於冊而兄弟之義著矣

夏四月五卜郊

或問卜郊之屢何也曰魯僭天子之事以卜郊其言三卜者一襄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成十年是也屢卜而不吉則勿郊可也

公會晉侯伐鄭

或問經書晉侯而左氏云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信乎曰信經是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或問瑣澤之會何也曰左氏云華元克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劉敞云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自盟何邪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

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愚意瑣澤之會為伐秦起文耳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之可見矣

公如京師

或問公如京師豈非得禮之正乎曰經書朝于王所者僖公也如京師者成公也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耳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耳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二十八年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年書公如京

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春秋所誌可謂微而顯矣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或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信乎曰非也劉敞論之矣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也非為尊君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石氏曰婦有姑之辭時穆姜存焉與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義同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或問執稱晉侯何也曰春秋書執多矣皆書人執諸侯亦書人畧辭也亂辭也惟此年晉侯之執曹伯書晉侯傳曰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侯執而歸于京師或者疑焉以為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攷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為非伯討乎晉文之執衛侯亦歸于京師也然而猶稱人者晉文之執衛侯私意也此年之執曹伯伯討也此所以異其文傳之

所言與經意合益足以為證矣

宋殺其大夫山

或問山之不氏何也曰石氏曰殺大夫不氏楚得臣與宋山而已楚蠻荒也其略之不備宜矣此蕩澤之不氏左氏則以為背其族何休則以為譖華元發微則以為大夫之未命皆未當也蓋甞疑其脫耳又左氏載宋華元之奔與子山之殺及魚石之出首尾不實學者更宜詳之

會吳于鍾離

或問鍾離之會吳何也曰晉實始通吳也向也為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成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於是有吳為中國患矣自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於是有吳與中國盟會矣鍾離之會猶以諸侯之大夫也若曰不以中國之諸侯與之為敵也襄五年善道之會猶大夫也戚之會柤之會則諸侯實與為會矣雖然以諸侯之大夫會吳猶可也又烏知

大夫之自為會可乎哉案春秋會而殊會者有二會王世子于首止是會世子也會吳于鍾離會吳于柤于向是會蠻荒也說者曰會世子于首止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吳人而罪諸侯不能與敵也或曰其言會吳何會吳子也然以經攷之則戚之會曷為不外吳人又何以知吳之為吳子蘇氏曰吳子未甞與中國會晉為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與會也愚案此說為通葢戚之會乃

諸侯會而吳人來會故序吳於諸侯之下鍾離之會乃吳未通中國而晉欲會吳故特以會吳為文然則曷為不與首止之文同義曰首止之文曰公及晉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若世子在此而諸侯往會之然尊世子也會吳之文曰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吳于鍾離是其會晉士燮也為會吳爾

雨木冰

或問雨木冰之義曰文公經說曰成十六年雨木冰穀

梁曰雨而木冰也註云介胄之象何休公羊註云木少陽幼君也冰陰凝臣也臣將脅君此乃五行家牽合之說未可信終未見上溫下冷之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或問或謂曹伯負芻弑君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已而尹子單子會晉侯伐鄭曹伯遂列于會是王縱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言王之

不王也曰不然是年不書王脫文耳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或問伐宋以納魚石也而不曰納魚石何也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納之者楚子耳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先儒曰以惡曰復入是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

春秋或問卷十六

春秋或問卷十七

宋　呂大圭　撰

襄公

城虎牢二年

或問陳君舉曰向也曰虎牢今也曰城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邾郚部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然乎曰說亦巧矣然槩春秋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

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者亦鄭不能有之爾此必近楚之地而鄭不能有之是以諸侯城之

莒人滅鄫

或問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之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而立其出信乎曰未可以為信也此直是莒人滅鄫耳立異姓之事未敢盡信

季孫宿如晉

或問左氏曰晉人來討曰何故亡鄫爲魯當屬鄫故也信乎曰以經攷之則莒與鄫同預戚之會莒之滅鄫正晉之所當討於莒也而反討於魯何哉恐未必然

鄭伯卒于鄵

或問鄭伯之名何也曰諸侯不生名此其名之者以其卒也與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同從省文也諸侯卒於國都不地此其地者以其不在國也爲如會而卒也故

地與宋公佐卒于曲棘同未見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此諸侯之例如此而說者徒見其文之異便有鄭伯見弑之說誤矣

同盟于戲

或問戲之盟鄭服乎曰案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之服未可知令以經攷之盟于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于戲之後楚子伐鄭則其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

于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預會也皆書於

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會于蕭魚

或問蕭魚之會非悼公之盛乎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

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

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

盟會諸侯麕至向也鄭從楚至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

陳從楚至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

之雠於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㑹于戚為戍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諸侯於是有鄬之㑹凡以争陳也鄭侵蔡而獲燮則楚伐鄭鄭受盟于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則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争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争鄭卒從晉而楚不能争何也無他

鄭近晉而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鄬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

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以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强子囊為政而凛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令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孫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

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孫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撓楚之謀而不知適以啓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駸駸强盛以至於黄池之會儼然為兩伯以臨諸侯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為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

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鄫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鄫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讎魯進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恤大夫之專盟幸莒已服則不暇恤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至則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葢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

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劉夏逆王后于齊

或問劉夏何以名曰任氏曰天子之公當書公如宰周公是也卿當書伯如名伯毛伯是也大夫當書字如宰渠伯糾是也惟士則書名如宰咺之類是也劉夏書名士也

大夫盟

或問書大夫盟何也曰胡氏曰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

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令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專之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

政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圖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所以待後世之意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或問左氏三叛人名之說信乎曰春秋書以地來奔者

三今年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黒肱是也入臣之奔必適讎國欒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晉而庶其之奔也必魯豈非以南鄙之怨斆魯之於邾也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又納其叛人甚矣學左氏者曰求名而亡欲葢而彰齊豹書盜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名欲葢而彰者也有此二物足以懲肆而去貪也為此言者以為學左氏則可以為學春秋則不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

之

或問九月食而十月又食何也曰石氏曰此年九月日食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也有頻交而日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內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歴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至逺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

矣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或問宋之盟非弭兵乎曰否宋之盟是天下之大變也晉楚之爭諸侯也久矣諸侯之從晉者楚伐從楚者晉伐天下亦多故矣雖然晉之為中國盟主則自若也宋之會名曰弭兵而以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晉楚夷矣魯自僖公以來雖貳於楚而未甞一迹其國自盟宋之後明年如楚踰年乃至春秋備書之以見中國諸侯之

事楚猶事晉矣向也不過陳鄭蔡從楚耳無他近楚之國也今也魯衛宋均於事楚矣自是再會于虢至申之會而蠻荊之君大合十一國之衆而楚專主諸侯矣故曰是天下之大變也據左氏所載則宋之盟楚實先晉而春秋書晉於楚之上者所以存中國之體也或問湨梁之盟書曰大夫盟言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書曰諸侯之大夫不與大夫之無諸侯也此其說失之鑿矣案湨梁之盟中間無他事先序諸侯於其上矣故但曰

大夫盟宋之盟中間有衛侯殺甯喜弟鱄奔晉之事故再舉諸侯之大夫此書法也雞澤之盟亦中間無他事而書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何也曰雞澤之盟諸侯不與盟若但曰叔孫豹及大夫及袁僑盟則不辭矣故書曰諸侯之大夫此自書法云爾何必過為之說哉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或問左氏再失閏之說信乎曰劉氏權衡曰左氏云於是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頃

置兩閏以應大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氷為災皆不然也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令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閏乎此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所云其亂天時多矣春秋何以不譏乎故曰未然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或問杜預謂十二月無乙未信乎曰呂本中曰甲寅乙

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者系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係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矣葢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為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預以為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而孔頴達正義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係於

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或問天王亦不得專殺乎曰呂本中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孫明復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子殺大夫之文此年殺其弟佞夫以爲天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某竊以爲明復此言未爲知春秋者也夫所謂諸侯無專殺大夫者必禀命於天子也天子無所禀命有罪則與衆殺之非謂殺生自

恣悉由己出而謂之專殺也春秋偶無天王殺大夫之事耳或史官脫略孔子無從取書也如使實殺無罪見之簡冊聖人豈肯不書以為世戒之理而以為天子可以專殺大夫而遂不書也使後世暴君有作殺生自恣無所忌憚由明復此言也予故以為明復此言未為知春秋

葬蔡景公

或問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書葬何也曰呂

本中已言之矣呂曰許止蔡般皆以子弒父臣弒君罪惡之極也而二君皆書葬則是君弒而賊不討不書葬者本無是説也而為之説者又必曲為之義以信其説使聖人之意不明亦聖門之罪人也

春秋或問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或問卷十八

宋　呂大圭　撰

昭公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元年

或問經書小白係齊則糾不書子忽係之鄭則突不稱國明無二君也而莒之去疾展輿皆係之莒或謂貴賤鈞而後得以爭信乎曰此說非也假使其貴賤鈞亦當有當立者不可以貴賤鈞為辭意者去疾係莒則是去疾長而展輿少也去疾當立明矣然自密州既弑之後

去疾即奔齊而莒人固已立展與矣則其係展與以莒也亦宜入于莒難辭也展與雖已立為君而未踰年則猶未成乎君故不稱君而但曰莒展與耳然則聖人所書莒事葢兩下爭國之辭也

楚子麇卒

或問楚子麇卒非弑乎曰吕本中曰經書楚子麇卒而左氏以為公子圍弑之至誅慶封則左氏穀梁又載慶封稱圍弑君之語後世縁楚王汰侈遂以為實甚矣三

傳之為經害也趙盾弒其君曰非盾也穿也許止弒其君曰不嘗藥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卒而曰子駟弒之也凡若此類皆誣偽失實重為經害使聖人之旨不明害之大者也陸淳以為穀梁所稱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侯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以此語為街談巷議之說又以垂隴之會鄭公子賦詩左氏委曲誣辭為多此類是也淳之論蓋有未盡大

抵公穀之論多街談巷議之説而左氏之説多委曲誣辭也其可信葢鮮矣學者欲由是而求聖人之意則惑之甚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或問公如晉乃復何也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此年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惟二十三年書

有疾則其餘乃復者皆晉人辭之也春秋之世以小國事大國無歳不聘無役不從靡敢寧居如此然經書如晉而復者六而昭公居其五則亦足以見昭公之舉動不以禮而自取困辱可知然則為國者亦謹於禮而已矣

暨齊平

或問暨與及之辨曰案定公十年經書及齊平而此年書暨齊平先儒謂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愚曰不然及

固我及彼之辭而暨之為言又有强之其意何以言之是時魯方結婚於吳外附强楚倚吳楚以為重是以强齊人而與之平齊亦不得已而從之與宋公之弟辰暨石彄出奔義同至於定公十年及齊平則我及彼之辭也杜預以此為齊與燕平誤矣上文書暨齊平下文書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其驗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爾定十一年奈何以為燕齊平乎

葬陳哀公

或問葬陳哀公我往會乎曰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入據魯豈於其葬而使人往會之葢楚師入陳時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侯者葢上文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必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陳孔奐葬陳哀公皆蒙上文爾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或問楚子虔何以名曰諸侯不生名非失國也非爭國

也則不名而楚子虔衛侯燬名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得也或曰衛侯使禮至仕邢既而伐之禮至從國子巡城掖而殺之於外是懷詐以滅人也蔡般弒君父而立楚靈王不能聲其罪而討乃包藏禍心甘言重幣以誘而殺之遂滅其國此二者皆聖人之所甚惡也是以特名之為此說亦近似矣愚嘗思之竊謂聖人之作春秋不以名字為褒貶也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失國則名爭國則名見滅則名皆所以別也初非有褒貶於其

間也後世之儒以名字為褒貶而後聖人之意愈不可見矣自其以名字為褒貶也至於質之經而不合則必曲為之說以通之故治春秋者多失之鑿且如衛侯燬滅邢漢儒有滅同姓則名之說然以經攷之則諸侯之滅同姓者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獨名衛侯邪至於楚子虔則滅同姓之名又不通矣謂其誘而殺之故名之邪則楚子之誘戎蠻子亦誘之也又何以不名說者又曰以荆蠻誘戎蠻猶可也以荆蠻誘中國不可也此言近

矣然觀聖人所書以誘稱之固所以著楚子之罪矣又豈以内外之分而有異乎然則衛侯燬楚子虔之所以名皆衍字耳先儒或謂衛侯燬滅邢之下有衛侯燬卒恐因此而訛遂以滅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謂楚子虔亦恐後儒於蔡侯般之上見其不應名般而不名虔故加一虔字不知蔡侯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與胡子髡沈子逞徐子章禹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嬰兒同一例耳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趙盾帥師以納之也其書晉人者以其弗克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蒯聵于戚則以帥帥而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强致之辭此葢內無有為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欵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邪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為助之辭也

有星孛于大辰

或問星孛于大辰亦有應乎曰胡氏曰大辰心也心為

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名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殛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愚案左氏載梓慎鄭禆竈之言則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而明年其言果驗

何休註公羊則謂孛彗者埽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較之胡氏之言則又有異故知說春秋而以某事驗某應者皆失之泥也呂本中曰日月星辰之謫見於天雪霜風雨之不時以為民害皆政事之失當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戒察其祥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危亡之禍其漠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以為世戒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斯言當矣

葬許悼公

或問許悼公何以書葬曰石氏曰穀梁傳例弒君而賊不討者不書葬其書葬者皆意有所見也如蔡景公以為不忍使失民於其子陳靈公則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為盜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為不使止為殺父此傳例也通于經則不可黎氏曰被弒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葬我畏其亂無使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邪此二傳妄為之說也且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何般未討

而固亦書葬邪予觀許悼公弑而書葬者非他葢變生於内而不及國又般止欲沒其弑逆之迹具禮葬其父我有使往故書葬焉歐陽公論止為弑得其旨矣

盜殺衛侯之兄縶

或問左氏求名不得之說信乎曰為左氏之說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葢而名彰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夫

齊豹書盜則曰求名而亡三叛人名則曰欲蓋而彰一則以書名為欲蓋而彰一則以不書名為求名而亡如是用法誰能曉之余以為此非春秋之㫖也案春秋書盜五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十三年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凡書盜者微者之名字不著於經也陸淳以為春秋非上卿不書名陳傅良云此齊豹也曷為以賤辭書之奪之書寇則非大

夫也理或然也

大蒐于昌閒

或問大蒐禮乎曰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焉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臨於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

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乗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蔡侯東國卒于楚

或問蔡侯朱穀梁以為蔡侯東何也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於楚穀梁以朱為東愚謂穀梁所書疑是又脱一國字耳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

公孫于齊

或問公孫于齊之義曰胡氏曰昭公以君伐臣曷為不勝乎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無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

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專自魯隱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惡及視魯國始

失政而大夫專專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矣自季文子武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祁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矣魯君喪政已四公矣而區區𩕢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此宜其所以見逐也

會于適歷

或問季孫意如會晉荀躒而晉無討焉何也曰余觀意如逐君昭公在外始依於齊而齊不果納再依於晉而晉不果受卒之客死於外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臣賊子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愬二國其意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之為而慼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

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則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後其為義者始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為之名而卒之悠緩而卒不克歟嗚呼世道之薄有自來矣魯桓弒隱者也以許田賂鄭而會于垂公子馮弒與夷者也以郜大鼎賂魯而平其亂宣公弒君自立則賂齊以濟西之田而安其位崔杼弒其君光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及其大夫軍將皆有賂而退其師凡若此類不勝衆矣

況夫以齊侯有納公之志而又有毋受魯貨之命盟主為諸侯之會而宋衛皆有利納公之心此豈非其好義之心哉然自申豐之計一行而齊君有惑志季孫之貨一至而小國以難辭三軍在途諸侯在會是區區者乃能刼而奪之剄而止之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歟雖然非徒以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為脣齒相為囊槖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併

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宜晉侯之不得以行其志也

春秋或問卷十八

春秋或問卷十九

宋 呂大圭 撰

定公 不書正 元年

或問定公何以不書正月曰定公不書正先儒以為昭不得正其終定不得正其始理固如此然以予觀之正者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頒之諸侯諸侯受而頒之於其國故於人君即位之始皆書王正月以見其受正於天子也今定不書正月似非正終正始之義葢是年昭公

已薨而定公未立在禮先君既終而嗣君繼世不可以一年而二君故以先君之末年猶繫之先君至明年而後繫新君之元年此書法也昭以十二月薨則今年之春不得以繫之先君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後即位故今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繫以王正月以比常年書王三月云爾觀聖人所書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所謂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謂公者定公也則是定公未即位之前猶是昭公之魯定公既即位

然後追書令年春皆為定公元年耳此則所謂一年而二君也至於公即位之例先儒或以為繼弑君不言即位其或繼弑君而言即位則曰如其意也此殊不可曉皆强為之辭耳觀定公六月即位之例則知諸君之所以書即位者行即位之禮也其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禮爾尚何疑乎

會于召陵侵楚

或問召陵之會卒無成功何也曰余觀召陵之會未嘗

不嘆晉之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沈頓胡
盇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盇病楚而歸晉也晉
自平丘以來不能合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
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
也然而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會書曰
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伐重事也晉合十七國之君
以會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
無復宗諸侯之望矣案傳則楚子常以裘馬而失二國

之君晉亦以荀寅求貨之故而辭蔡侯世衰道微是區
區者乃能軒輊列國之諸侯而致晉楚之失伯者皆是
物也嗚呼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故自是以後前乎此自
齊桓以來無特相盟者而盟于鹹于沙則特相盟矣無
參會者而安甫之會則參會矣前此晉未嘗伐與國也
而晉士鞅帥師侵鄭侵衛又伐衛則伐與國無伯主之
體矣及其極也荆蠻横行於中國而莫之制矣故嘗攷
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北杏以前是一時也

北杏以後是一時也召陵以前是一時也召陵以後是一時也北杏以前諸侯無伯故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召陵以後諸侯亦無伯故亦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則異是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夫伯者王之反也有伯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伯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伯矣此豈美事哉雖然有伯

者在焉則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安强暴猶知所畏是猶幸其有伯也伯衰而諸侯散伯衰而中國擾伯衰而吳楚横天下葢不寧矣是故晉侯吳子會于黄池而春秋終焉

齊人歸田　隨費隨郈

或問或謂左氏穀梁所載夾谷之會孔子之辭皆街談巷議之説以為知聖人也淺其説然乎曰以愚觀之左氏所載似未可不信揚子法言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葢自漢儒相傳皆有是說似未可非之要之聖人舉事自是與常人别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也夾谷一會而侵疆遽歸豈謂其一言之間遂足以致此哉意其動容周旋之間有以深讋其心矣則夫齊人之來歸田宜也隳三都之事東坡蘇氏為之論曰季氏親逐昭公客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孔子安能以是隳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攷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說然終莫能違孔子蘇氏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

之臣得政朞月而能以治世之禮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愚謂審如蘇氏之說則是孔子為政能咈人情之所難而為之要之聖人舉事雖即諸天理之安而亦未甞不順人情之欲夫使孔子咈三桓之欲而强欲墮其都邑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克也然則費郈之所以墮者何也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其邑以叛亦豈

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適有以動乎三家之心故其隳郈隳費者二家之自隳也於仲尼何與焉乃若成邑不隳而至於圍則孟孫之不欲隳耳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隳其邑者是其天理之動也孟氏聞公斂處父之言而不肯隳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動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隳耳然使孔子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隳

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為圍成之後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或謂史記所載未必得其實孔子為政當在歸田墮郈之時而圍成不克則是女樂既歸之後此說未必然姑記之以俟知者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或問趙鞅書歸何也曰案先儒之說云出稱叛入稱歸叛者逆辭歸者順辭則知鞅之叛非叛也以地正國也所以逐君側之惡人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人而不免以叛書者所以爲後世人臣不請命於君而擅用兵者之防也至其入國則書歸以見鞅之非逆也或者又曰春秋以法治人而以情恕之先書叛惡辭所以誅鞅也後書歸歸善辭所以赦鞅也鞅之出入于晉陽將以禦荀寅士吉射之伐耳其心本非叛君也然邑君之邑也臣烏得而有之故書叛以伸王法及其歸國則是鞅知悔而反逆爲順復於爲善也故書歸以厚人情先儒之爲此論不過惑於書歸之一語耳夫使以

地正國而可則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而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春秋王法也當誅則誅當赦則赦烏有既誅而又赦之之理若使既誅而又赦之則是非不白善惡不明而王法不行於天下矣況春秋乎愚故曰歸易辭也亂臣以叛去而其歸也無異於善復者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

春秋或問卷十九

春秋或問卷二十

宋 呂大圭 撰

哀公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二年

或問蒯聵何以稱世子曰左氏序蒯聵之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劉原父以為安有此事葢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溢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予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彼不恥名宋朝固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

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母之名而又走入其家豈真有此事哉愚以春秋攷之則知劉敞之言為得若使蒯聵欲殺夫人則是以子而欲殺母也以子而殺其母則父子之義絶矣出奔不復乃理之宜及其納于戚聖人不應以衛世子書之聖人書之以為衛世子則是蒯聵世子之位未絶也蒯聵世子之位未絶則知其必無欲殺母之事明矣案春秋書世子者三鄭忽蔡有衛蒯聵三者所書一同突雖立

而忽之位終未絶也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終未絶也
輒雖立而蒯聵之位終未絶也觀聖人所書之旨則蒯
聵之名不可掩矣

齊陳乞弑其君荼

或問荼左氏則陽生使朱毛弑荼而經以陳乞主之何
也曰當以經為正葢陽生之入荼之弑皆陳乞之為也
乞不弑荼而立陽生者豈其廢不正而立正哉此固簒
齊之兆耳陽生特一亡公子耳何與焉

用田賦

或問用田賦之説曰春秋書變古者三初税畆作丘甲用田賦是也先儒言初税畆謂公田十一之外履其餘畆而税之也如是則是公田之助既十取一矣又於其餘田而十取一也是為十取二愚謂初税畆乃是初變古法也恐未應遽至此所謂初税畆只是廢助法而用税法耳宣公之三十六年書饑七年書大旱十年大水而復大饑十三年螽十五年復螽水旱凶荒相繼不絶

則公田之入薄矣於是廢助法而用稅法則歲取十一以為常所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必取盈者是也此譏變法之始也故書初作丘甲之說先儒或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是一甸而出一乘車也今丘十六井也而同為甲是丘賦一乘也若然則頓增四倍之賦於理亦未宜然故夫丘甲只是每丘而出一甲士耳至於用田賦之說先儒或謂宣公稅畝始什二而稅今又什二而歛其財曰用田賦者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

也果如是則四倍於古矣亦恐非也或謂以丘賦一乘為未足故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一人以為兵也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古者甸出革車一乘則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也今又不足而以田賦則是凡受田者皆出一人以為兵比之於古則已七倍矣亦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賈逵以為使一井之間出一丘之賦則是多於常賦十六倍於理亦不宜然案左氏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

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又將不足愚謂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者葢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税丘出賦初税畝則無寛弛之法税且重矣作丘甲則有益兵之擾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則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田出税矣今又出賦所謂取二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為甸甸出革車

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
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㮣是計田而出財賦耳
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矣則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
要之重賦爾

螽

或問冬十二月螽左氏失閏之説信乎曰案左氏載仲
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厯過也以
是為失閏之故然觀今年書十二月螽明年九月螽又

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或問春秋書吳事但書曰吳而已而書吳子者三何也曰其來聘則以吳子使而書之也以其與我接也戰于柏舉則以蔡侯以吳子而書之也書吳子則吳楚敵也會于黃池則以晉侯會吳子而書之也書吳子則吳晉敵也凡皆著其强也或以為吳能辭尊稱居卑稱則誤矣抑愚讀公會晉侯及吳子之言而有感焉春秋之作

託之魯者以魯有可以至道之資故也齊桓首倡伯業而魯之君獨遲遲而不會豈非其趨向之近正邪當時之善覘人國者不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則曰周禮盡在魯矣是魯之君臣猶知有典禮也中國之有伯雖王道之不幸也而猶世道之一幸也不幸而有楚而猶幸而有晉又不幸而有吳焉楚蠻也吳亦蠻也愈降而愈為中國患此正中國之諸侯之所宜同心勠力以附伯主而庶幾其足以息強暴之燄以為中國之防可也晉

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吴於中國者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禮義之望國會之伐齊而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者魯也會于黄池而使之偃然與晉伯為敵者亦魯也不惟依吴以為國而又導之至以陵中國之諸侯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絶矣是故春秋於是終焉斯義也先儒偶未之及故發明之以俟知者

春秋或問卷二十

春秋或問跋

傳春秋者幾百家其説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葢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為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録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蘽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葢本文公之説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説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

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私秘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云時寶祐甲寅正陽之月門人元公書院堂長何夢申敬跋

春秋五論

宋　呂大圭　撰

論一

春秋之作何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

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

轍東王政息政教失風俗壞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

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長幼之

序未正也義利之無別也真偽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弒君子弒父強并弱

下簒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為盡反王制而失人

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

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絶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書尤為深切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於君臣之義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君臣之義上下之分内外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别也吾别之真偽之溷淆

也吾明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萌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懲荆舒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大禹及周公則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

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為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為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於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

正習熟見聞以為當然曽莫有議其非者則為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為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然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

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自有秩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為有一治之効蓋具有見乎此矣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既已蕩然不存天子之禮樂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顛倒

錯亂貿貿不明則王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於制賞罰之權而緩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為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見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不書氏或

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襃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襃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為是作春秋

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葢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為是也非以私諸已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也

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胤也賞罰之權天子不能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為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為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

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失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為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顔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説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為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顔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

脩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其為傷教害義於是為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

論二

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横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牴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説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説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弃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

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外裔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

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也

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為襃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

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為始受命之君則尤繆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為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

漸進之也夫楚本鬻熊之後春秋以其僭王肆暴而遂
黜之且既列南荒聖人作經本以辨內外之分而顧乃
進楚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有疑誤
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乎大抵春
秋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
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
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
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氷雪彗孛螽螟凡

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為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係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著其名

其與其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為褒貶也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閲三時而大工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

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閔三時而勞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閲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閲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閲九月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

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灾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灾餘之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然以是謂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襃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

詳略者亦有前日而後月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已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吳楚之浸盛矣魯鞏桑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陀衛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後則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

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荆蠻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于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為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為强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為政皆以私意為

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名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襃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閒而求聖人襃貶之意則窒礙而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說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甚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說與夫以

名稱爵號為襃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論三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襃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違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

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呉楚君者矣而呉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名王見於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書之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黄而曰陳侯之弟黄不曰

衛縶而曰衛侯之兄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此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

為春秋之達例孰為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抑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於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内齊而外楚内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别内外書陳黄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别也凡此之類皆所

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嘗藥而聖人書之曰弒則非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而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皐之弒既歸獄於趙穿而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之情不能揜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之曰殺正討賊之名也陽虎陪臣也而書之曰盜正賤者之罪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來歸祊而聖人書之曰入入者內弗

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公子翬之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

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要必如有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學之穿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之間名實之辨幾微之際有關於理義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論四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讎未報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脩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

彌邦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是而上則為西周由是而下則為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楚始横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為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常弑其君齊自是為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

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南蠻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

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三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强暴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各書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

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廿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於是晉楚

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鄢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荊人來聘荊蠻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氏著於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

夫始未有書氏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著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會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遡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於韓趙魏之為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

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論五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公穀出於經生所傳故雖深於理而事多繆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

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為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其皆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

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
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
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
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
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
為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
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
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

而未可盡以為據也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為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為與聖人同者為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為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

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
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又不曾
見國史故其事多謬誤略其事而觀其理則其間固有
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
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
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
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

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其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為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為合於

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棊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其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為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别其極於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為讎為大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制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為害甚者不由於敘事失實之過哉故嘗以為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

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二而何休之繆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為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

弟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為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所不治也録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内外之分乃謂之王者不治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

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専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為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為之說春秋紀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

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為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春秋五論